

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

J. M. G. Le Clézio

脚的故事

Histoire du pied
et autres fantaisies

[法] 勒克莱齐奥 著 金龙格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勒克萊齊奧作品系列

脚的故事

Histoire du pied
et autres fantaisies

[法] 勒克萊齊奧 著 金龙格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J. M. G. Le Clézio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2-3814

J. M. G. Le Clézio

Histoire du pied et autres fantaisies

copyright © Editions Gallimard, 2011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

©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脚的故事/(法)勒克莱齐奥著;金龙格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(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9598-8

I. ①脚… II. ①勒…②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
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4917 号

责任编辑 黄凌霞

责任校对 韩志慧

责任印制 张文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73 千字
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 9.625 插页 3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598-8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脚的故事·····	1
巴萨，或者阴曹地府·····	62
雅玛树·····	106
L.E.L.，临终岁月·····	135
我们蜘蛛的生活·····	181
藏在心里的爱·····	190
幸福·····	206
尤·····	254
无人·····	272
接近寓言·····	291

脚的故事

一

一个平面，软绵绵的，呈向内弯曲状，但并未完全弯曲成弧形。皱缩着，微微地皱缩着。

处于静止状态，伸长状态，或者直立着，在太阳下，在离大海不远的地方直立着歇息。是什么让每只脚的五个脚趾蜷缩着呢？也不是真的蜷缩着，更确切地说是绷紧着，到上面才弯曲，分得很开，就像人们说的，呈扇形。是寒意吧，很有可能是寒意，在海滩边汹涌澎湃的浪涛，但不是海浪声（脚能听见声音吗？），而是来自外海的风，来自天际纵深处的风，在涨潮的时候登上海岸，拂过这名着比基尼的年轻女子，让她腿上的汗毛一根接一根地竖起，用一只冰凉的手轻抚她的肌肤，她那肚脐上戴着绿色脐环的肚子，她那两只被三角形胸罩兜罩住的乳房，直至后仰的面庞，那副面庞倒是完完全全的放松了，眼睛在紧闭着的眼睑后面

翻成白色，飞舞的头发乱纷纷的终于盖住了整个面孔，一缕从其他头发中分离出来的乱发越过两眼之间的鼻梁，在两边脸颊上来回飞舞。

但她的脚却没有放松。直立着，面朝大海和海风，仿佛在警戒，在抵抗。抵抗什么呢？抵抗谁呢？所有的肌肉和肌腱都准备就绪，绷得很紧，没有松懈。脚板的绵软，只是表面现象。在里面，所有的神经都绷紧了，小骨和软骨各就各位。没有歇息。没有睡意。

故事说来话长。早在二十六年前，尤金娜降临人世时就开始了。那时，她还是软乎乎的，仿佛浮在水面上。脚掌和手掌都皱皱的，粉粉的。手指非常柔软。母亲迫不及待地清点了一遍，确认手指头、脚指头没少也没有多长出一个来。尤金娜含来睡觉的大脚趾，那条一直弯到肚子上的腿，那两只抱住双腿的手臂，让她看上去就像一个粉红色的肉结子，柔柔的，软软的，暖呼呼的，生气勃勃的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现如今，尤金娜尝不到自己的大脚趾的味道了，它已经变得很遥远，很陌生。也变得不一样。只剩下一段回忆，让她想起有一天母亲对她说过话：“你那时就好像克利须那神^①的哥哥，坐在河上的莲叶中吸吮脚趾的

① 或译黑天，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中最重要的神祇之一。按照印度教的传统观念，他是主神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。

巴拉哈马。”如今母亲不在了。回忆把她带进一段不存在的时光。很可能就是那种被称作寂寞的东西。

她想知道大脚趾的味道，便把大脚趾放进她男友马克的嘴巴里。“是什么味道呀？”马克在热恋，他喜欢稀奇古怪的故事，喜欢做出一些越轨的事情来，因为日子太平淡无奇了。“奶的味道。”他想了想，回答道，两眼含笑。他还想尝一尝她身上每一个部位的味道，但尤金娜变卦了。她收回了大脚趾。“下流坯。”她嗔道。但她并不想解释个中缘由。“是你要我这么做的呀。”尤金娜捂住他的嘴巴：“我们抱一抱，感觉会更好！”

那么这就是寂寞吧。孤单得就像一个大脚趾。当然，有其他的脚趾相伴，有两只脚。可是寂寞的感觉并未因此减轻。看不见，不说话。离嘴巴那么远。离心灵那么远。

地面。铺着黑白相间的地板砖、没有尽头的狭长通道，通往那座水泥楼梯。用的是人造花岗岩铺石法。这种方法已经很久没人使用了，是从西班牙引进的，五颜六色的细小石块用电石磨长时间打磨，直到磨出一个光滑的冷冰冰的平面，赤脚走在上面会缩起，弯成弓形，踮起脚尖走或者用脚跟走，不让脚板接触这些从前布满尖角的石块；打磨并没有把它们彻底磨平。

“啊，你走起路来像只企鹅！”

“尤金娜，站直了，走正常的姿势，行不行啊！”

“这女孩长了平足，要带她去看矫形外科医生。”

平足。太长了，还往下沉，这双没有足弓的脚。男孩子的脚。母牛脚，学校里的那些女孩子都这么说。必须矫正，也就是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惩罚。把它们囚禁在金属高帮鞋里面，训练它们，控制它们。一，二。一，二。

“踮起脚尖，尤金娜，踮起脚尖！”

舞蹈大厅的地板，镶进了漆过的地板木条，滑溜溜的，颗粒很细，疼痛如刀割，强迫脚趾就范，紧紧夹住、烧灼筋腱，然后顺着大腿往上蔓延，直到臀部，直到腹股沟。

“我受不了啦，夫人，我痛得受不了啦！”

“行啦，行啦，对自己要狠一点，小姐。一，二。一，二。”

舞蹈老师的那根长竿子，碰着她的屁股，碰着她的背脊，轻轻的，随便点一下，双脚触到了释放出的电流，刺激它们往前迈步、弹跳、飞奔！

奔跑。几年之后，奔跑。在细细的沙滩上，在布列塔尼，在人们所说的那“一沙里长的海滩上”，被海风和低潮时的海水硬化过的沙滩上，越跑越快，从海藻和一堆堆灰色的搁浅的水母上面跳过，越跑越远，双脚在海滩上飞翔，踩进水坑里，溅起咸咸的、暖暖的麦束状水柱。

“尤金娜！尤金娜，停下！”

自由了，在十六岁的时候。在地面上跺脚，奋力向前冲，飞离地面几秒钟。跳舞，弹跳。仿佛在这里，在任何地方，地面会反弹。在人行道的水泥地面上，在柏油公路上。脚趾下面的肉团，软的、硬的肉垫，像卵石一样被磨过、非常柔滑的圆形脚后跟，还有皮肤下面的敏感的筋腱，这生活的正面，存在的正面，不停地走在地面上，不停地接触地面，那上面承载着人生的全部重量，四十二公斤重的女子，穿着工作裙，穿着深灰色的三件套，在接待大厅为成衣时装沙龙或者马展、心脏起搏器展、医学出版社图书展、旅行社展览等博览会上完成迎宾小姐的工作。

“你们必须穿有跟的薄底浅口皮鞋。”

“既不能穿运动鞋也不能穿平底轻便鞋。”

“穿封口皮鞋。”

其他女孩子的笑声，也有抱怨声：

“我的脚啊，我可怜脚！”

“会疼死我的！”

“我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。”

“我感觉就像穿上了木屐。”

展览结束后，是热水浴，可以止痛，可以缓解疲劳，睡觉，忘却，脚趾在浴缸的尽头矗立着，十座小岛在泡沫海中漂浮，也像是小鸭子女家子。像以前，很小的时候一样，她母亲一遍又一遍地清点脚趾头的声音：

“一二三四五……十个！十个！”像钳子一样夹住最后一个，有一小片泛着珍珠色泽的指甲的粉红色小指头。

往前走，永不停留。

用鞋头敲击地面，把重量全部压在细细的鞋跟上。最初的尝试。第一次，在很久以前，尤金娜那时还小。她穿上妈妈的鞋子，那鞋子太大了，仿佛穿着两只纸箱在行走。穿妈妈的鞋子是为了听见鞋子走在地板上的嗒嗒声，当然还有妈妈、安妮姨妈、罗贝尔爷爷、达尼爷爷和雅克舅舅的掌声和笑声。他们的笑声，他们的评语。“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女人！”“还有，你看她挺起胸脯了！”“真的难以置信，一下子就有女人样了，挺胸收腹，屁股翘起！”

但是，真正的第一次，是很久以后的一个节庆，也有可能是在一场婚礼上。一个音响效果很好的大厅，漆木地板，一个玻璃阳台，一座装饰着花环、盆栽植物的玻璃花房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味，乐队在某个地方演奏，狐步舞曲，曼博舞曲，还有恰恰恰。尤金娜穿了双硬皮薄底浅口皮鞋，春寒料峭，可她没穿袜子。

那是第一次，她感觉自己飘了起来，她比大多数男人都要高，比他们苗条，但比他们高，鞋跟应该有十二公分，地面突然变遥远了，变轻盈了，刚开始她用脚尖碰触地面，等着鞋跟与地面接触，特别小心翼翼，一个落地，然后才到另外一个。她翩翩起舞。

她的两只脚此刻随着音乐的节拍在飞舞，鞋跟敲击着地面，变成了枢纽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容易、迅疾。

“小姐，您跳得真好。您经常去舞厅吗？”自从得到许可之后，她就经常去，每个周末都去，在假期里甚至每天都去。中学毕业会考已经过去很久了。迫在眉睫的事情，重中之重的事情，是让她的真正人生开始的、把她变成一个女人，从一个羞涩的依赖别人的小女孩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的奇遇。再也不是探戈或者狐步舞了，而是狂野的劲舞，跟着低音吉他和打击乐器的节奏，那种机械的，使人透不过气来的，紧凑的，接近动脉里的心跳的节奏。血液被筋腱、腿肚上的肌肉和大腿上的肌肉挤压后，从下往上输送，血涌向头部，距离那么远的头部，染红了脸颊，让大脑陶醉。这血来自大地，来自磷光闪烁的舞池，来自脚板，来自使她的双脚起伏荡漾、敲击地面的脚板，来自暗藏于她整个身体、被低沉的敲击声解放了的乐曲。“你很漂亮，你跳得真好，像专业舞蹈演员，你好性感哟，你瞧，你跳舞的时候所有的男孩子都对你眼馋得不得了！”她懒得听。她不要其他人靠近。在夜总会。那些坏小子总从后面接近，开始时只是蹭来蹭去，然后开始摩擦，这是个小游戏，他们对着她的屁股手淫。她厌恶他们这么做，把手压在他们胸前，将他们一把推开，她感觉到他们的T恤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。他们放荡、拙劣，他们离远了些，就像惊恐的小狗，但很快又回来了。

她裸露的双腿，全身绷紧的肌肉，收缩的腹部，穿了一个苹果绿色圆环的肚脐眼，那苹果绿也是她的眼眸的颜色。她清晨四点钟回家，累得要命，但异常兴奋，像触了电似的，她跳到床上，衣服都懒得脱，上课之前只有四个小时的觉可睡了，明天要上心理学，然后是商务英语，学一点数学，什么都要学一点，她想都懒得去想。她的脚板自由了，疼痛难忍，脚趾呈扇形，仍在低吟的音乐，肌纤维里一阵战栗，一个不会消逝的电根，它轻轻滑过，离去，从脚跟的硬皮那里，从脚指头的趾骨那里，从趾甲那里离开她的身体。

那是在母亲离世的同一年，母亲在医院里病逝，死于胰腺癌，不到三个月就走了。他们把她安葬在犹太城的那个小公墓里，由于她是佛教徒，她的遗体在下葬之前先在焚化炉里火化过。已经出发去周游世界的父亲从来就没回来过。

尤金娜再也熬不住了。她会奔跑，跳跃，行走，等待，身体栖息在十二公分高的鞋跟上，十个脚趾头上承载着身体的重量。她无所不能，是的，任何事情都会做。好吧，她目前的男友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们这些小娘们，你们踩在那上面是怎么保持平衡的呀？”他呢，总穿着那双一成不变的运动鞋，那种红白相间的玩意儿，像是潜水员穿的高帮皮鞋。他只能够到她的肩膀。“这是因为我们，正如你所说的，我们这些小娘们，我们做什么都能

全力以赴，你以前不知道么？”

在地铁里，上课要迟到，这已经司空见惯了，去机场的国宾厅工作也要迟到了，去那里迎接董事长们，香水、化妆品销售制造商们。她下楼梯，她两级两级地上楼梯，鞋跟卡进了楼梯的踏步突边，她在湿漉漉的路面上跑着，穿过开裂的马路，走在工地撒满石子的地面上。可她不喜欢软绵绵的地毯，有时会被排水格栅卡住，格子板平台也是她的仇敌。员工们总原谅她，他们很喜欢她，因为她具有欧亚女子的气质，浅色的头发和斜挑着的眼睛，而且还苗条得像根藤似的，在展厅里很惹眼，他们还说她穿着黑色紧身连衣裙很漂亮。“你知道为什么雇你到这里工作吗，嗯？因为你长得漂亮，仅此而已，可长得漂亮也不能迟到。”

每天早晨。起床，把脚板放到冷冰冰的瓷砖贴面上。睡醒（做爱，做梦）之后。“你好！”初次接触的惊异。脚指头在地砖上蜷缩着。往前走。“你是用脚后跟走路！”是那个老女人说的，毫无疑问是个老姑娘。这是尤金娜的第一间房子，六楼的一个单间，没有电梯。自由是如此美妙如此令人陶醉，再也不必和任何人顶嘴，再也不用忍受哥哥的冷嘲热讽、父亲的指责批评。可住在五楼——就在她楼下——的那个老女人，一个教文学的老师，心情不佳，穿着不雅，反正就是一个欠操的老处女。老处女在自家门后等着她，尤金娜走过的时候，老处女跟她打了个招呼，用

细瘦的胳膊挡住她的去路，用冰冷的手指头指着她。“等一下，小姐！”尽管她身材瘦小，但还是有点可怕，她的头发染成红棕色，灰色的眼珠像嘴巴上长出的疱疹。“我想批评你一下。”尤金娜已经有好几年不怕女老师了，她可能又想起了“温柔小姐”，那个“温柔小姐”根本就名不副实，她坏透了，狡猾，惹不得，她给的低分，她用尺子敲打手指，她的钩形手指揪住小女孩们的头发，把它们慢慢拽起来，“温柔小姐”听到她们哭着发出小老鼠似的“哎哟！哎哟！哎哟！”声便不住地发笑。

“小姐，你知道你是用脚后跟走路吗？”不等别人回答，继续说道，“小姐，一眼看过去，别人还以为你体态轻盈，是空气中的一个真正的女精灵，那儿，那儿，拍打着翅膀，扑哧！扑哧！可是一旦住在你楼下，就会听到‘嘣’‘嘣’的声音，你就变成了一头大象！抬起脚尖，脚后跟着地，我跺！我原地踏步！我的脚上绑了犁铧！”尤金娜落荒而逃，飞快地跑下楼梯，扶手在颤动，“温柔小姐”尖利的声音一直在追逐她，把她攫住：“脚后跟！你是用脚后跟走路！用脚后跟！”

这样一来，尤金娜不得不打赤脚生活了，即使是“踢踏鞋”也能弄出声响。展开脚板，慢慢地，脚指头开始，再轻轻放下脚后跟，轻轻地！

爱情，出乎预料，不期而至。

她是在不再相信爱情的时候遇见萨穆埃尔的。这并不容易。他不去那些她已经习惯频频出没的场所：寿司酒吧，俱乐部，餐馆。他不跳舞。他不喜欢卡拉 OK。他喜欢简约的东西，这是他亲口说的。河边、纤道上的散步。游泳池，但要晚上才去，没有小孩子的时候。他尤其喜欢一个游泳池，按照二十世纪初的“黄金时代”的装潢风格，铺的是绿色瓷砖，而不是蓝色的，小凉廊上是荷花图案的镶嵌画。不时髦，但很精致。

他们头几次约会就是在那里。她可能永远也忘不了与冷冰冰、湿漉漉的绿色瓷砖接触的感觉，游泳池边那滑溜溜的消毒脚池，深入凉水水中的半月形楼梯的梯级。那是在六月份，初夏。外面，天气很闷，淅淅沥沥地下着雨。雨水在玻璃屋顶上流淌，电灯在水泥梁上闪烁着星光。九颗星，她仰躺在水面上数了一下，塑料浴帽（“这里必须戴浴帽，”萨穆埃尔明确说道，“他们在卫生问题上要求非常严格。”）减轻了进入她耳朵的声音。萨穆埃尔遵守所有的禁令，一丝不苟地遵照规章制度行事。他就是这种人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是那么正人君子。“请原谅，小姐……”他做什么事情都说“请原谅”。拉她的手，碰到她的胸脯。问她一些个人问题，或者不想回答问题的时候。“请原谅，我现在不能马上回答你。”他二十岁的时候有过一个情妇。他一边坦白一边把目光转到了一边。“他也许是同性恋？”这是玛多的看法，玛多是她的一位同事。话一出口，两人都笑了。他的脚很大很长。他个

头很高，有两米吗？尤金娜一直以来都喜欢高个子男人。又长又细的脚，中指的长度超过其余四指，这是不是人们所说的“埃及脚”？尤金娜很快就喜欢上了他的脚。当然，他对此一无所知。尤金娜打死也不会承认如此愚蠢的事情。尤其是，她讨厌自己的那双脚，讨厌它们的样子，脚形过于单调乏味，讨厌那种苍白的肤色和粗胖的脚趾。她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听别人说到她的脚时的情景。那是在夏令营，在河边，她和女孩子们待在一起，天气炎热，没人带游泳衣，她卷起裤腿让冰凉的河水从她腿上流过。辅导员来了。她对尤金娜说道：“喂，你是大脚丫小姐吗？”尤金娜愣了一两分钟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其他的女孩子没要那么久，她们跟着嚷了起来：“大脚丫小姐！大脚丫小姐！”她怎么会忘不了？她试着抗争过。她穿过封头的拖鞋，穿过短袜，从来不穿那种“啪啪鞋”和“踢踏鞋”，她说，那种鞋子硌脚，把脚上的皮肤都磨破了。然后，她习惯了将指甲染成鲜红色。既然我的脚趾个头特别大，最好还是让别人一眼就看到！而现在，她已经无所谓了。

初吻后萨穆埃尔跟她说了声请原谅。做爱后他跟她说了声请原谅。他没像别人那样问：“舒服吗？”只是腼腆地问：“我没把你弄痛吧？”他问的很可笑，但尤金娜还是被打动了。和他在一起，什么都不一样。

不久，她有了新发现：“妈呀，他长着一双艺术家的脚！”

也许这可以解释一切——好比说到一个钢琴家时常说的：这很正常嘛，他天生就长着一双弹钢琴的手。她这么一想，忍不住笑了。

他的皮肤呈棕色，灰暗，几乎没有一根汗毛。她特别讨厌脚趾上、脚背上长满汗毛，胳膊上长着毛发的男人！不可原谅！可笑的阳刚之气。萨穆埃尔，他嘛，富有男子汉气概，他身材魁梧、体格强健还温情脉脉，双腿粗壮结实，稳如雕像，悠然沉静，在人群中总是高出一个头，总是微微俯下身子听人说，他本人则难得开口说话。他从不发火。只有一次例外，在银行上班的时候，一个脾气暴躁的副总嫌恶萨穆埃尔，嫉妒他，动不动就对他发火。萨穆埃尔没把他放在眼里。他随便那个副总怎么说，只是嘴角挂着那嘲弄人的微笑，很有风度：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吓不倒我的。对办公室里的一位女职员，一个动作稍慢的女下属，那家伙露出一副狰狞的面目，把她臭骂一顿，那女孩被骂哭了，萨穆埃尔出面制止。“你不能这样对她说话！”不一会儿，他被叫到那位副总的办公室。副总坐在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的老板椅上，示意萨穆埃尔在一把椅子上坐下，那可不是一把普通的椅子，而是一张超低椅，一张矮脚凳，矮得跟地面一样平。萨穆埃尔站在那里，拒绝从命，最后那位副总狼狈不堪，他朝萨穆埃尔走去，咄咄逼人，两只手臂微微张开，肩膀出现一阵奇怪的抽搐，仿佛在试着长高；他站在一双小脚上，尽管鞋跟很高，他仍然够不到萨穆埃尔的胸口。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后，就不知道再说什